语气副词“简直”的语法化和主观化

杨　万　兵[a,b]

(暨南大学 a.华文学院,b.华文教育研究院,广州 510610)

摘要:从历时角度考察“简直”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简直”由形容词性并列词语演变到语气副词,其中经历了有标记和无标记形式并存和竞争的阶段。“简直”语法功能由陈述到修饰再到语气副词的语法化过程,也是其逐渐凝固为一个词的词汇化过程和主观性意义增强的主观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语素意义抽象化且有共性以及发生的重新分析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语气副词;简直;词汇化;语法化;主观化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5-0105-07

“简直”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语气副词。关于“简直”的语法功能,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其主要功能为表示夸张、强调语气,强调完全如此或差不多如此,如《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等工具书,如:

(1)屋子里热得简直待不住了。[1]635

(2)徐先生画的马简直像真的一样。[2]296

一种认为“简直”表示确认语气。关于这一点,张明莹认为,带“简直”的句子都包含有“肯定、强调”的语法意义,“肯定、强调”的是“简直”后面的成分,说话人主观上认为话题与陈述相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3]。从基本用法来看,“简直”主要用在表夸张意义和不表夸张意义的成分前,对其后“强调、肯定”的部分进行确认。

为了解“简直”在语料中的使用情况,我们抽取了 2000 万字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全部 461 个用例,发现都表示说话人对“简直”后陈述的内容进行确认,我们也由此认为“简直”表示确认语气,表示说话人主观上对某个命题的肯定判断和确认。如:

(3)他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而且还是个袍哥大爷。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的现、当代史。[4]4

(4)农民模样的你,竟声音抖颤地说:“我找钱投资,咱俩合作研究怎样?”何教授愣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5]

鉴于此,本文同意“简直”表确认语气的看法,不打算对“简直”的语法意义进行更多的论证和解释,而是追本溯源地考察“简直”语气副词意义及用法的来历,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形容词性并列短语演变为语气副词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一　“简直”的历时演变轨迹

历时语料表明,“简直”连用至迟在唐代即开始出现,表“简明、直接”或“正直、公正”(为表述方便,记为“简直$_1$”):

收稿日期:2016-03-08

作者简介:杨万兵(1973—),男,四川内江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

(5)许州长葛令严郜,衣冠族也,立性简直,虽羁束于官署,常蓄退心。[6]27

(6)故其辞语繁重,序事过详,不若《春秋传》之简直精明,浑厚遒峻也。[7]《述国语》,1406

从这些用例来看,"简直"都应看作形容词性并列词语,主要功能是做谓语,表示对主语的陈述,这是"简直"在清代以前的主要用法。

在晚清文献中,"简直"移位到谓语前状语位置,表示"直接"的意义,作为副词对谓语进行修饰,记为"简直$_2$"。如:

(7)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甚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沐恩等向吴令借五百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作主。"[8]471

(8)马爷说:"有什么话只管留下,回来我对他说。"坏种说:"简直的告诉你说罢,他的事犯了。他要出来见我呀,俺两个相好,我还可以给你拨弄拨弄;要是不出来见我呢,他祸至临头,悔之晚矣!……"[9]281

此外,在晚清文献中,"简直"在谓语前还有"索性"和表确认两种不同的意义,此时的"简直"便演变成为语气副词,记为"简直$_3$"。

其一,表"索性"。

(9)辅成恨道:"你简直爽快点一句两句说了罢,我又不和你作甚么文字,只管在题前作虚冒,发多少议论作甚么!"[8]560

(10)辅成冷眼觑着,只见那家人把烟枪向那边一送,新人躺下来接了,向灯上去吸,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梢……[8]566

其二,表"确认"。

(11)唐卿道:"啊呀!我们一见公坊,只顾讲了八股,不是珏兄来提,简直忘记得干干净净!"[10]16

(12)到了此时,戴大理一个到手的肥缺活活被人家夺了去,这一气真非同不可,简直气出臌胀病来!便请了五天假,坐在公馆里,生气不见客。[11]169

为了解副词"简直"的不同意义用法在历时文献中的分布情况,我们对部分晚清小说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1:

表1.晚清小说中"简直"不同义项的分布

义项 / 文献	表"确认"	表"索性"	表"直接"
《孽海花》	9	1	0
《官场现形记》	10	0	1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5	2	8
总计	34	3	9
所占百分比	74%	6%	20%

这表明,"简直"作为语气副词在晚清才开始出现①,表示"确认"的用法比例高于"索性"意义,为12:1强,表"直接"的比例约为20%。随着历史的推进,副词"简直"的意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分别对代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80年代北京口语的老舍和王朔各约100万字、语委库2000万字作品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2:

表2.20世纪文献中"简直"不同义项的分布

义项 / 文献	"确认"	"索性"	"直接"
老舍100万字作品	113	0	0
王朔100万字作品	71	0	0
语委库2000万字作品	461	0	0

表2与表1对比,可确定"索性"、"直接"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逐渐消失,这在字典辞书中也可得

到佐证。如《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

简直：(1)强调完全如此或差不多如此；(2)犹索性、干脆。[12]1249

简直：(1)表示完全如此(语气带夸张)。(2)(方言)索性。[13]619

而“直接”义的“简直$_2$”，根据《汉语方言大辞典》，在个别方言里，这个意义用法还有所保留。如属于冀鲁官话的山东寿光地区：

(13)他进来也不和我打个招呼，简直去找你。[14]6602

河北东部：

(14)你简直说吧，尽管绕圈干什么？[14]6602

在《汉语大词典》中，“索性”义并未标明为“方言”，可以认为“索性”义是全民语言中的意义。这个意义在1996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明确标示为“方言”，则说明该意义在汉语普通话里已经弱化、萎缩，只在部分方言中还有保留；而在2012年第6版中，已删去了“索性”这个义项。同样，“直接”义仅在方言词典中才被收录，也表明这个意义在全民语言里已经萎缩。这也是从方言观察语言发展演变轨迹的一个例证。

结合“简直”在历时语料中意义用法及上述词典意义，参照工具书对形容词并列短语“简直”的注释，我们可以将“简直”的意义变化轨迹描写如下：

简朴(明)质直，直截了当 { 表“直接” / 犹“索性”；确认 } →表“确认”(“索性”义弱化)

这只是“简直”意义轨迹的宏观描写，下文还会微观地分析这几个意义的关系。此外，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这样的意义演变过程，其由客观意义到主观性意义的变化过程即主观化有何特点，以及其语法化、词汇化规律应如何认识，这些都是我们感兴趣并想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　“简直”的词汇化、语法化及主观化分析

如上文所示，“简直”经历了从短语到词语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从词汇化、语法化、主观化等不同角度来观察。

首先，“简”和“直”两个语素意义的虚化，为“简直”的词汇化创造了条件。《说文·竹部》：“简，牒也。”段注：“片部曰牒札也，木部曰札牒也。按简竹为之，牍木为之。”[15]190可见“简”本义为用来书写的狭长竹片，后来进一步指信札、书牍以及简要[16]1289等意义。如：

(15)大事书之于册，小事简牍而已。[17]杜预《春秋序》，1704

(16)易则易知，简则易从。[18]《系辞上》，76

上述三个意义形成一个意义链，在这个意义链上，由“竹片”到“信札、书牍”，经历了转喻的认知过程，即二者具有内在的相关性；而“简要”则是“信札、书牍”的基本特征或曰对其的要求，从这个意义来说，“简要”突显了信札书牍潜在的本质特征，是对这个特征的概括和抽象，从而使“简”在句法环境中具有了形容词的意义和功能。

再看“直”。《说文》：“直，正见也。”[19]267表明“直”的意义为“直视”。又据《汉语大字典》，“直”还有“不弯曲；伸直；正，不倾斜；公正、正直”[20]61-62含义。如：

(17)其绳则直，缩版以载。[21]《诗·大雅·绵》510(表“不弯曲”义)

(18)不能裂肝脑，直气摩斗牛。[22]文天祥《发高邮》，43036(表“正直”义)

“不弯曲”本指物体的形状，这种意义突显物体的两个端点间为直线式连接，即从一个端点“直接”到达另一个端点，这样的意义是由“伸直”的动作映像到事件或动作中从而产生“直接”的意义，这是一个结构隐喻的过程。

此外，在这个意义链上，从“直视”到“不弯曲”，经历了由专指的相对抽象的意义到泛化、具体的演变，再由“不弯曲”到“正直、公正”，则又经历了由一个具体域到抽象域的映像过程。这也是一个结构隐喻，符合人们认知上总是由具体的域通过隐喻途径认知抽象的域的特点。经过这样的演变，“直”也具有形容词的意义和功能。

综上,“直”的意义演变途径可归纳如下:

$$\text{正视}\rightarrow\text{不弯曲}\begin{cases}\text{伸直}\rightarrow\text{直接}\\\text{正直、公正}\end{cases}$$

“简”、“直”的意义分别经历演变后,具有相同的语法性质,这就为它们的连缀使用创造了条件。

如上节所示,最初的“简直”连用,表示“简朴(明)质直、直截了当”的意义,即为“简直$_1$”。又如:

(19)龟年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严,其爱君忧国之忧,先见之识,敢言之气,皆人所难。[23]《彭龟年传》,11998-11999

(20)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24]《论赞》,82

“简直”连缀使用,除了同“简”、“直”分别变为表示事物属性特征的形容词意义之外,二者意义具有一定的共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具体来说,“简要、简明”同“直接”与“公正”间分别具有意义上的共性,即事件或动作行为要“直接”,要求人们处理起来要“简要、简明”;而“公正”的事理总是要言不烦、简洁明了的。正是这些意义上的共性,使“简直”具备了连缀使用的基本条件。这也表现了认知或概念上相接近的实体,其语言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也相接近的“距离象似原则”,即语言成分之间的距离反映了所表达概念的成分之间的距离[25]。

但上述“简直”从性质上看,仍为形容词性并列短语。这可从以下方面得到证明。首先,从语法功能看,“简直”与“简”或“直”一样,都是作谓语,对主语进行陈述;其次,从意义上看,“简直”可以看成“简”和“直”意义的加合,二者间边界清楚,并未抽象出一个上位义或发生转类。

这样的意义用法在19世纪末发生了变化,“简直”移位到状语位置演变为副词,产生了“直接”(简直$_2$)和“索性”、表示确认(简直$_3$)的意义。

简直$_2$:

(21)伯述道:“这还好呢,有两回有人到琉璃厂打听我,他们简直的回说我已经死了,无非是妒忌我的意思。……”[8]584

(22)我们在他治下,总有求他的时候,不如到衙门里探探口气,简直借给他几百银子罢。[8]427

简直$_3$:

(23)我们是朋友,我也不客气,不用甚么封套、签子,也不写甚么袍金、褂金,简直是送给你用的,凭你换面子也罢,换里子也罢。[8]523

上举例句的“简直”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分析。这是“简直”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即由陈述的表述功能转化为修饰的表述功能,这为“简直”形成语气副词的意义用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简直”的陈述性意义为其句法位置的改变提供了可能。而句法位置由谓语变为状语,这既是对“简直”修饰属性和意义的突显,也是对其新的语法意义的确认。“简直”表述功能的转化说明,词汇项目的意义本身是决定其是否可能通过句法手段(比如改变句法位置)进行功能转化、产生新的意义用法的前提条件。当然,是否改变还得看其是否有这种表达和交际的需要。

“简直”在状语位置上有“直接”和“索性”、“确认”两种意义,这也是“简直”词汇化的标志。作为词的“简直”不同意义出现的先后顺序,我们检索到的语料并不能清楚地说明。不过,根据人们认识事物一般由实而虚、由具体而抽象的规律以及上述意义与构词语素义间的关系,我们推测其先后顺序为:“直接”“索性”“确认”。“简直”在状语位置上修饰动词,其意义可较直接地理解为“简要直接、直截了当”,这已经含有一定表主观判断的“索性”的意味。

(24)这位总督回奏,并不推辞,简直给他承认了,说:“臣妾病殁,即令家人等买棺盛殓,送回原籍。……”[8]636

从我们检索到的语料来看,可理解为“直接”或“索性”的句子中,“简直”后辖域的语义中心都是谓语动词;而其它可理解为“确认”的句子,则“简直”后辖域一般都是对事件的表述。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索性”义支配内容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这种判断本质上就是一种“确认”,因而我们认为“确认”是基于“索性”义而产生

的。由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意义连续统，一个微观的纵向意义链：

意义：“简明质直、直截了当”　“简要直接、直截了当”　“索性”　“确认”

功能：　陈述　修饰　判断（语气）　判断（语气）

简直$_1$　**简直**$_2$　**简直**$_3$

这个连续统上的三个意义间没有截然的界限，但其间的先后关系当是如实反映了“简直”的意义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也是意义由较为客观的陈述，演变为主观性稍强的修饰，进而表示主观判断的“索性”和“确认”。这是一个意义由客观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人的主观态度的、主观性越来越强的主观化过程。这个个案还从历时的角度表明，语气副词在演变过程中的不同句法位置和功能，其主观性程度是不同的。而这种程度差异又与其语法化和主观化程度相对应。总体而言，语法化和主观化程度越深，位置越靠前，主观性越强，修饰的主观性强于陈述的，辖域大的主观性强于辖域小的。因此，上面的连续统可从意义主观性强弱的角度表示为：

“简明质直、直截了当”＜“简要直接、直截了当”　＜“索性”　＜“确认”

陈述　修饰　判断（语气）　判断（语气）

说明：式中，“＜”表示主观性弱于。

这是从微观和纵向的角度对“简直”的意义来源进行的剖析。根据“简直”的演变轨迹，其“索性”义和“确认”义经过一定时期的并存后，“索性”义逐渐衰退、消失，其使用范围只局限于一些方言。这可能是因为，表达迅速做出某种判断、果断语气意义的，已经有“索性”一词专司其职。从语料看，“索性”自宋代始就有了表示主观判断语气的意义。

(25)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尽底里说话，不可专咎人主。[26]《与魏元履书》，1091

(26)悟空道：“你这里若有披挂，索性送我一副，一总奉谢。”[27]31

而“简直”只是兼职表“索性”义，兼职的工作本身就不稳固，加以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另一个表“索性”义的主角“干脆”异军突起（语气副词的“干脆”到晚清文献中仅见1例，但在老舍作品中已较为普遍，全部59例中有16例），因而“简直”被迫辞去兼职工作，专司“确认”义。结合上文统计可以得知，100万字的老舍作品中，“简直”的“索性”义用例为0，而语气副词的“干脆”共16例（“索性”计1例，这与语体有关）。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理据的。“索性、干脆”与“简直”在“索性”义上的竞争表明，一定的意义内容往往有其专职的表达式，其它表达式尽管可以“兼职”，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一定条件下往往会丧失兼职功能。这与我们工作中的专兼职情况也十分类似。

此外，在“简直”的词汇化历程中，还出现过“简直”与“简直的”等即无标记和有标记并存的现象，且其不同的标记形式在初期具有不同的意义，表3是有关的统计数据。

表3.“简直”的有无标记与其不同义项的对应关系

词形 / 意义 / 文献	无标记		有标记						
	“简直”		“简直的”			“简直地”		“简直儿”	
	确认	索性	确认	索性	直接	确认	索性	确认	索性
《孽海花》	7				1			2	
《官场现形记》	10				1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3	7			5				
老舍100万字作品	77		33			3			
王朔100万字作品	71								
语委库2000万字作品	461								
总计	642	7	33	3	7	3		2	

从表中可以看出，《孽海花》中的有标记形式是“简直儿”，表确认；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标记形式为“简直的”，其主要功能是作状语表示“简要直接，直截了当”义；而到老舍作品中，有标记形式主要为“简直的”，与无标记形式各占总数的68％与32％，但与无标记形式一起全都表确认；到王朔及语委库作品，则全

都使用无标记形式且表确认。以下是有标记形式“简直的”用例举隅。

(27)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甚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8]471

(28)冬夏常青,老在街上站着,一月才挣那俩钱,没个外钱,没个自由;一留胡子还是就吹,简直的没一点起色。[28]68

(29)伊牧师……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29]9

“简直”意义的分合,上文已经讨论。就形式而言,存在强烈的由有标记向无标记形式演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可以图示如下:

简直→{简直的(“简要直接,直截了当”,修饰)
简直(“索性”,语气)}→简直

简+直(陈述)　　二者并存　　语气(确认)

上图表明,“简直”在演变过程中,存在意义相关的无标记和有标记形式间的竞争,最终无标记形式胜出,成为现代汉语的语气副词。这可用冯胜利关于汉语的“标准韵律词”理论[30]30加以解释。此外,“简直的(地、儿)”的标记成分只是标记其语法功能,当这种功能可以由已经词汇化为语气副词的“简直”独立体现时,标记成分本身就不再有存在价值,在口语中也不经济,这些都决定了有标记形式被淘汰的命运。

三　结语

语气副词“简直”经历了形容词并列式词语、标记形式和无标记形式并存,最后形成语气副词的词汇化、语法化和主观化过程。通过上文对语气副词“简直”演化轨迹的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初步认识。

第一,“简”和“直”语义分别演变后,具有形容词性质,语义更加抽象并具有共性,因此,二者才有可能连缀使用。

第二,从句法环境看,“简直”由谓语转化为状语,进而在状语位置演变为语气副词,是一个主观性逐渐增强的主观化过程,该过程与词汇化、语法化合而为一。在该过程中,“简直”发生重新分析,由并列式词语转化为语气副词。

第三,“简直”作状语时,存在一个无标记和有标记形式共存的时期,有标记形式也是“简直”彻底变为语气副词的一个过渡阶段。

“简直”的组成成分在意义上具有一定相似性,由并列式词语到语气副词的演变轨迹可形式化为:

A+B→　　(AB){↗AB↘ / ↘AB+M↗}　　→AB

陈述(谓语)　　修饰(定语)修饰(状语)　(语气副词)

说明:式中,A+B为并列式词语,AB为词汇化后形式,M为标记(marker)。

以上是我们从“简直”的语法化、词汇化和主观化中得到的一些启示。但这只是从“简直”个案得出的一些规律或机制。这些机制是否具有普适性,与其他语气副词的演变历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共性,还需要对其他语气副词进行大范围考察后,方能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审视并得出结论。

注释:

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9年连载;《孽海花》于1905年完成前20回,至1930年续至35回;《官场现形记》写作于1901年后数年。这些小说能大体反映晚清汉语的基本面貌。收词一般止于1840年的《辞源》,也未收“简直”的语气副词语法,可看作一个旁证。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K].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张明莹.说“简直”[J].汉语学习,2000,(1).

[4]吴越.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杜重石传奇[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

[5]刘振华.医史留痕　胶如其人　记北京瞬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与义[J].市场观察,2013,(9).
[6]皇甫枚.三水小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司马光集:第三册[M].李文泽,霞绍晖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8]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张友鹤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9]小五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10]曾朴.孽海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李宝嘉.官场现形记[M].张友鹤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2]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八卷[K].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K].北京:中华书局,1999.
[15]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K].上海:上海书店,1992.
[16]辞源(1—4 合订本)[K].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7]春秋左传正义[G]//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周易正义[G]//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9]许慎.说文解字[K].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
[20]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K].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
[21]毛诗正义[G]//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2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68 册[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4]刘知幾,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5]HAIMAN J.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J]. *Language*, 1983, 59(4).
[2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二)[G].刘永祥,朱幼文校点//朱子全书:2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7]吴承恩.西游记[M].2 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8]老舍.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9]老舍.二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0]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sation of Modal Adverb 简直

YANG Wan-bing[a,b]

(a.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b.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1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简直 from a coordinating adjective into a modal adverb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ndicates that this Chinese character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the co-existence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marked form and unmarked form.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 from statement to rhetoric and then to modal adverb is also a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sation. In that process, the abstraction of morpheme meaning and reanalysis are the main mechanisms of these semantic and syntax changes.

Key words: modal adverb; 简直; lexicaliz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visation

[责任编辑:唐　普]